

林语堂的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之说话之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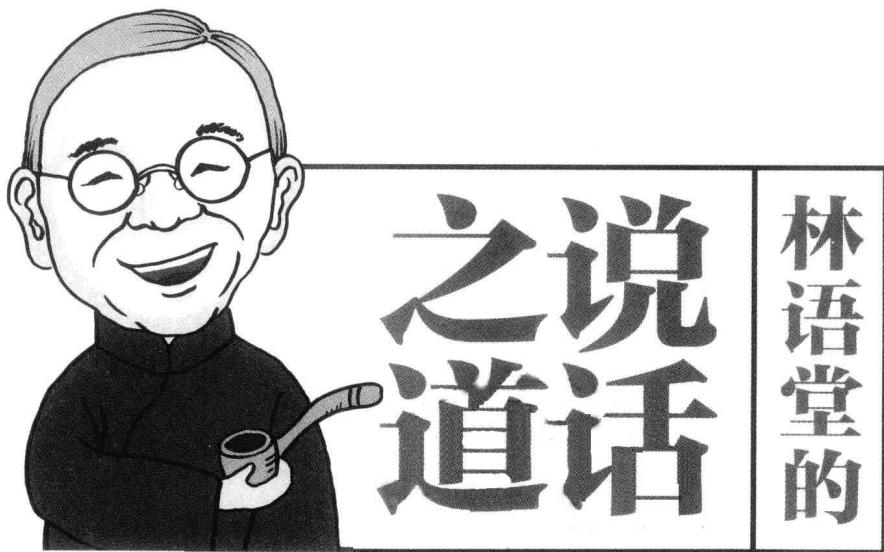


林语堂著

会说话的人，走遍天下都不怕
拥有财富不一定成功，外表靓丽不一定获得幸福，但说话可以两者兼得。

这么说话，别人都爱听
学会说话，人生大不同

林语堂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语堂的说话之道/林语堂著.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3.11
ISBN 978-7-5502-2041-6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语言艺术②演讲学 IV. ①H0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9848号

林语堂的说话之道
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：李 征

封面设计：王 鑫

版式设计：李 萌

责任校对：徐 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54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4印张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041-6

定价：29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说 话

朱自清

谁能不说话，除了哑子？有人这个时候说，那个时候不说；有人这个地方说，那个地方不说；有人与这些人说，不与那些人说；有人多说，有人少说；有人爱说，有人不爱说；哑子虽然不说，却也有那咿咿呀呀的声音，指指点点的手势。

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天天说话，不见得就会说话；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，没有说好过几句话。所谓“辩士的舌锋”、“三寸不烂之舌”等赞词，正是物以稀为贵的证据；文人们讲究“吐属”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们并不想做辩士、说客、文人；但人生不外言动，除了动就只有言，所谓人情世故，一半儿是在说话里。《尚书》里说：“唯口出好兴戎。”一句话的影响，有时是你料不到的，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。

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，也决不比作文容易。有些人会

说话不会作文，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。说话像行云流水，不能够一个字、一个字地推敲，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，不如作文的谨严。但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，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。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，简直当以说话论，不再是文章了。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！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“用笔如舌”这一个标准，古今有几个人真能“用笔如舌”呢？不过文章不甚自然，还可成为功力一派，说话是不行的；说话若也有功力派，你想，那怕真够瞧的！

说话到底有多少种，我说不上。约略分为：向大家演说、讲解，乃至说书等是一种；会议是一种；公私谈判是一种；法庭受审是一种；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，这些都可称为正式的。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，可称为非正式的。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，但拉长了的时候多。这种话都是成片段的，有时竟是先期准备好的。只有闲谈，可以上下古今，来一个杂拌儿；说是杂拌儿，自然零零碎碎，成片段的是例外。闲谈说不上准备，满是将话搭话，随机应变，说准备好了再去闲谈，那岂不是个大笑话？这种种说话，大约都有一些公式，就是闲谈也有——“天气”当是闲谈的发端，便是一例。但公式是死的，不够用的，神而明之，还在乎人。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，不会说的教你昏头耷脑；即使是同一个意思，甚至同一句话。

我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。《左传》、《国策》、《世说》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。一是外交辞令，一是纵横家言，一是清谈。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，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；

还有一部《红楼梦》，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、漂亮；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“语妙天下”，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；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，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；近年来的新文学，将白话文欧化，从外国文学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、精细的表现，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。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、新力量。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。论说话艺术的文字，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《说难》，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。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三篇俞平伯君的《文训》、鲁迅君的《立论》，都是精警之作。这足够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。

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，最高的是忘言，但如禅宗“教”人“将嘴挂在墙上”，也还免不了说话。其次是慎言、寡言、讷于言。这三样又有分别：慎言是小心说话，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，少说话少出错儿；寡言是说话少，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；讷于言是说不出话，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。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。第三是修辞或辞令。至诚的君子，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；他用不着多说话，说话也无须修饰。只知讲究修饰，嘴边天花乱坠，腹中矛盾森然，那是所谓小人；他太会修饰了，倒让人不信了。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。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；没有那伟大的魄力，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。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，我们看时候，看地方，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，修饰我们的说话。这儿没有力，只有机智；真正的力不是修饰可得的。

现在有人提倡“农工大众用语”；因为不熟悉，恕不说什么了。新时代的人物，自有去研究的或者竟认为无须研究，也未可知。反正我是只会说我们自己的：

要说得巧，要说得少；

“言多必失”，“语多必败”。



代 序

第一编 怎样说话

- 第一章 说话是一件难事 / 002
- 第二章 给人家一个好印象 / 012
- 第三章 同意人家的主张 / 033
- 第四章 要有自己的立场 / 047
- 第五章 要开发别人的话机 / 061
- 第六章 怎样和人家辩难 / 069
- 第七章 怎样说规劝人家的话 / 086

第二编 怎样演讲

- 第一章 勇气与自信力的培养 / 108
- 第二章 如何做好演讲的准备 / 116
- 第三章 如何吸引听众的注意 / 138
- 第四章 演讲的内容 / 154
- 第五章 演讲的姿势 / 176
- 第六章 演讲的开头和结尾 / 198

林语堂的

之说话

怎样说话

壹

第一章 说话是一件难事

一 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

一个人生了嘴巴，话是不能不说的。就以哑巴而论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然而他还是要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，并且做着指指点点的手势，用以表达他的感情和意见。

人是不能不说话的，但是，有的人说起话来，娓娓动听，使人听了全身的筋骨都感觉到舒服；有的人说起话来，锋芒锐利，像是一柄利刃，令人感觉到十分恐惧；有的人说起话来，一开口就使人感觉到讨厌。所以人的面貌各个不同，而人的说话，获得的效果，也正像面貌的各个不同一样。

说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我们天天都在说话，并且不见得我们是会说话的。我们说了一辈子的话，试问有几句话是说得特别好的？我们对人家说话，是不是每一句都能使人家心服？我们对人家办交

涉，是不是自己能够完全占得了胜利？“辩士的舌锋”、“三寸不烂之舌”这种赞词，完全是对于说话的人的称赞。然而，我们的说话，是不是句句都能获得这种称誉？照这样看来，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说话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。

虽然说，我们并不想去做辩士和说客，我们并不需要犀利的舌锋；但是，我们要知道，人的一生，不外是言语和动作。我们除了动作之外，就是言语。我们不能终身不说话，一切的人情世故，一大半是在说话当中。

我们的话说得好，小则可以欢乐，大则可以兴国；我们的话说得不好，小则可以招怨，大则可以丧身。所以，古人说的“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”，这话真是不错的。我们虽然手里并不执着国柄，所以我们的说话，不会去负着“兴邦”或是“丧邦”的责任；可是，我们也不能不顾到“欢乐”或是“招怨”方面，不能不顾到把事情“办成”或是“办毁”方面。我们要顾到这一点，那已是不容易的了。

二 说话不见得比写文章容易

大家以为说话是容易的，做起文章来，那就不容易呢。这一句话，在我看来是不大对的。因为，一般人的见解，以为说话是个人要说的，不管大人或是小孩，不管文明人或是粗野人，因为时时刻刻都要说话，所以说话是不觉得困难的。至于写文章那就不然，不是张三、李四每一个人都能行的，因此就觉得说话容易而写文章困

难了。其实，说话未必比写文章容易，因为写文章是写了可以修改的，一句话说了出来而要加以修改，那是比较困难的。写文章写了几句，可以搁下笔构思，你去想了几分钟、几小时甚至几天都不要紧的，而对人说话，那就不能如此。所以说话不见得比写文章容易。

文章写不来，就得研究、学习；说话和写文章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也得研究、学习。有的人写起文章来很好，可是要他向人家说话，那就吞吞吐吐，像是有口吃病的；这也正像有的人说起话来滔滔如流水而不会写文章一样的。写文章可以写得如流水行云般的顺适，也可以写得“佶屈聱牙”的读不上口，然而这终是文章；因为文章有古文和白话文的分别，还有读起来叮叮当当、声调十分好听的韵文以及写情达意的散文。可是，不论古文和白话文，不论韵文和散文，不管哪一种文体，总是文章；而说话就不行，说话一定要用现代的口语。

如果我们现代的说话，夹上“伙颐”、“沉沉者”，或者是“兀的不人么也哥”这样的古人的话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在文章里用一些古奥的东西，或是写得不大自然，还是不太要紧的，还是可以成为功力派的，说话如果也有了功力派，你瞧，那还成为什么样子！

三 拉长了面孔不好，可是嬉皮笑脸也不行

说话有正经的和随便的两种，所谓正经的，大都是拉长了面孔说话的；所谓随便的，大都是带些嬉皮笑脸的态度来说话。比方，牧师的说教、法庭的审判、会议的发表意见，这都要求十分庄重严肃，拉

长了面孔说话。这种拉长了面孔说话，有时是可以先期准备好了的。至于和朋友的谈天，上下古今，东西南北，大至宇宙，小及蚂蚁，可以零零碎碎，也可以成为整个的，这种带些嬉皮笑脸的态度，那是不能先行准备的，完全是将话搭话，随机应变。

正经的说话，当然是拉长了面孔说的时候居多数；然而也并不一定完全要拉长了面孔。因为拉长了面孔，使得听者严肃而拘谨起来，在听者是一件感到不大舒服的事情。如果完全嬉皮笑脸，那又失之庄严，人家也就要不当一回事了。所以，在说话的时候，能够在庄严之中带些轻松的话，能使有时在十分的拘束之中，也可以自由随便地透一口气，这是最要紧的。

可是在庄严的态度之中，到了怎样的地步便得插进些轻松的话呢？这倒并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，全在说话的人自己去神而明之。同一个意思，同一句话，会说话的人说起来，听者眉飞色舞，全身的筋骨都感到了舒服；不会说话的人说起来，听者就要头昏脑涨了。

四 自己要乖巧

说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做文章容易闯下大祸来，像元明清三朝的文字狱，使得后世的读史者，把舌头伸出口外而缩不进去。可是，说话也是很容易闯下大祸的，所以俗语说“祸从口出”。你如果说说话不当心，招人之忌，这事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所以，我们不要以为会写文章的人易于闯下大祸来，就是不会写文章的人，也会因

说话不慎而闯下大祸来的。

“金人三缄其口”，意思是告诉大家说话要当心。可是，我们缄口不言，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，那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唯有十分的当心了；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要自己乖巧而已。怎样说话才算是乖巧呢？这话是不容易回答的。不过，我们把说话的技巧严加训练，使说话不要专门从正面去表现，可以从侧面、反面或是夹缝里去表现，这便是一种说话的技巧。例如：

“楚庄王爱马，衣以文绣，置之华屋之下，席以露床，啖以枣脯，马病肥死，使群臣丧之，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，左右争之，以为不可。王下令曰：‘有敢以马谏者，罪至死。’优孟闻之，入殿门，仰天大哭。王惊而问其故。优孟曰：‘马者，王之所爱也。以楚国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，而以大夫礼葬之，薄，请以人君礼葬之。’王曰：‘何如？’对曰：‘臣请以雕玉为棺，文梓为椁，楩枫豫章为题凑，发甲卒为穿圹，老弱负土，齐、赵陪位于前，韩、魏翼卫其后，享食太牢，奉以万户之邑。诸侯闻之，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。’王曰：‘寡人之过，一至此乎！为之奈何？’优孟曰：‘请为大王六畜葬之，以垅灶为椁，铜历为棺，赍以姜枣，荐以木兰，祭以粮稻，衣以火光，葬之于人腹肠。’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，无令天下久闻也。”（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）

照上面的一段记载看来，楚庄王既下了命令，说是“有敢以马谏者，罪至死”。那么，以马谏的臣子，如果用正面的话去直谏，楚庄王不但不纳，而且谏者也徒然地牺牲了性命，这举动便不是智者所肯为的。而

优孟用了反面的话来讽谏，终于达到了讽谏的目的，这便是一种乖巧说话的技巧。我们碰到说话发生困难的时候，这种技巧是十分用得到的。

不要说为了避免发生性命的关系而说话须乖巧，其实，我们和朋友们随便闲谈，有时也会因为某句话而引出了事端，小则唇枪舌剑，弄得两面不欢；大则彼此绝交，弄得结成仇恨，所以我们即使在随便的闲谈之中，乖巧也是不能不有的。

五 要张开了眼睛说话

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最要紧的是不可闭着眼睛瞎说。虽然在说话的时候，谁都没有把眼睛闭着，可是你虽然张开着眼睛，但如果沒有把事理看得清楚，或是沒有把说话对象的态度认清，环境认清，这说话仍旧是等于闭着眼睛一样。讲到做人的道理、处世的经验，最好我们是闭着眼睛，人家做好做歹完全不关我的事，俗话讲“风声雨声不吱声，度此一生；国事家事不问事，平安无事”，那我就不会惹出是非来了；可是说话则不然，你闭着眼睛，是非就在这里弄了出来。比方说像法官的判决案件，为什么要一审再审？为的是把这案件弄得清楚，然后判断下去可以没有冤狱，可以使两方都甘心承认。要是不把事理弄清楚，贸然地判决下去，这等于是闭着眼睛审官司，原告被告，不管是哪一方面胜利，都是不能甘心向你折服的。

就以我们普通的谈话而论，我国有一句老话，叫作“对得意人勿讲失意话”，这真是有经验的处世之谈。比方，有人走马上任，大

家都是笑容可掬地在恭维，你混在中间，畅谈着一般污吏的下场和丑相，这不要说当局者难受而对你不高兴，就是周围的人，谁都要当你是精神病患者。客气些大家不睬你，不客气些会群起而攻之，你就做了众矢之的了。

现在，我再来引一则故事在下面：

姑苏才子唐伯虎，他很看不起住在他家对门的那户人家。因为那户人家并不是世代书香，而是在半途上发迹的缘故。他们家里有一位老母亲和五个儿子。

有一天，这五个儿子为母亲祝寿。亲朋毕集，热闹非凡；只因不是书香人家，在这祝寿之中，少有文墨的点缀，未免是美中不足。这时候大家想起对门的唐伯虎是一位才子，如果能够有他在这里书赠一些什么，那一定可以增光不少。正在这样想的时候，唐伯虎居然备了一些薄礼，前来庆寿了。那户人家的主人，自然是十分的高兴，就是许多亲友，也是十分的高兴。

在席间，大家请他题诗了。唐伯虎毫不推却，立刻拿起笔来，第一句写的是“对门老嫗不是人”。第二句尚未写下，主人亲朋，个个都对他怒目而视了；因为今天祝寿，大家应该十分快乐，说着吉利话才对，现在请他题诗，他竟骂起人来，这怎么会不惹人愤怒呢？因为他是有名的吴门才子，所以大家只是怒目而视，不以非礼举动对他，准备看他第二句怎样骂法，然后再来发作。但是，唐伯虎一看周围的环境，知道骂人骂下去一定没有好结果，不能不使大家的情绪缓和一下，所以第二句接下来写了“西方王母转凡身”。这样

一写，主人亲朋，个个面现笑容，觉得他真不愧是才子，把第一句骂人的话，也变成为不是骂人的话了。可是唐伯虎是善于作弄人家的，他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啧啧称赞的时候，所以第三句的诗题为“生养五子俱做贼”。这可不对了，又使大家的情绪紧张起来了。因为大家觉得他先前骂人家的母亲，现在再骂到人家的儿子，把一家人都骂到了，这一腔的怒火，势必要爆发出来了。但是，大家还是暂时地忍耐着，看他末一句究竟怎样题。唐伯虎感觉到大家的怒火立刻就要爆发了，因此第四句题为“偷得蟠桃奉母亲”。这一来，又把大家的情绪缓和了下来，大家都觉得他真是一位才子，用着像一种骂人的口吻，写出了一首极好的祝嘏诗。

在上面的一段故事中，唐伯虎并不是真心来给他所看不起的老妪祝寿的，要骂一下那位寿婆，倒是他的真心。可是，他看了周围的环境，知道骂了人不会有好处，所以虽然脱口骂了出来，还是立刻改变口吻，使已经骂出的话也成为不是骂人的话，因为他是才子，所以能够有这样的灵敏的手腕。

再引鲁迅《立论》一文：

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准备作文，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。“难！”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，看着我，说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——

“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，合家高兴透顶了。满月的时候，抱出来给客人看——大概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。